

天下成都丛书
TIANXIA CHENGDU CONGSHU

锦官城遗事



在那惊鸿一瞥的追忆中，濯锦之江，崇丽之城，一座西南故都的人文之门被开启；秘闻与掌故，风雅与哀愁，一座西南故都的丰姿在历史的铜镜中呈现。

卢泽明 白 郎 席永君 主编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成都时代出版社

天下成都丛书
TIANXIA CHENGDU CONGSHU

锦官城遗事



在那惊鸿一瞥的追忆中，濯锦之江，崇丽之城，一座西南故都的人文之门被开启。秘闻与掌故，风雅与哀愁，一座西南故都的丰姿在历史的铜镜中呈现。

卢泽明 白 郎 席永君 主编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官城遗事 / 《锦官城遗事》编委会编.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
(天下成都)
ISBN 7-80705-179-5

I. 锦... II. 成... III. 成都市—地方史
IV. 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694 号

责任编辑:张宏兴
装帧设计:魏晓舸
责任校对:彭领昌

天下成都丛书

锦官城遗事

卢泽明 白 郎 席永君 主编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政编码:610017)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mm × 1092mm 16开 10印张 34.5千字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501-6500册

ISBN 7-80705-179-5/K · 8

定价:23.80元

电话:(028) 86619530 (综合类) 86613762 (棋牌类) 86615250 (发行部)

总序

九天开出一成都

郝康理

成都是一座唯美之城。杜甫用如椽之笔写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张艺谋用恢弘镜头阐释“来了就不想离开城市”。

成都是一座独特之城。近3000年建城史，从未更名换址。中国古老城市仅此一例。

成都是一座和谐之城。儒释道在此共存共荣发扬光大，金沙遗址等成都出土文物中，竟没有一件兵器；无不洋溢着和谐温馨的气息。

秦砖汉瓦，唐宗宋祖。5000年华夏文明有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3000年成都文明在春夏秋冬的铸造中，一步步走向辉煌。

中国第一大佛寺大慈寺，“天下第一名相”诸葛亮，中国唯一君臣合庙武侯祠，人类最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世间第一张纸币交子……这些“成都之最”所折射出的，正是成都“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

大凡这样的地方，正是孕育思想生发哲理铸造宏图的理想之地。

因为其唯一性和独特性，地处北纬30°线上的“成都”，浑身藏着诸多千古之谜和“十万个为什么”……

成都为何会成为古今文人的坛场，孕育了像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陆游、郭沫若、巴金等大文豪？中国最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发源地为何诞生于此？方圆400公里内4个世界遗产——“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黄龙”众星捧月，说明了什么？成都平原四周为何会成为生物活化石大熊猫的天然栖息地？远古时代的“八大遗址”在成都历史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为古蜀国的都城，李冰和诸葛亮予成都怎样的智谋？

……

缘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轰动世界，更是给世间留下了无数个难解的“什么”和“为什么”……

老子曰：“上善若水。”一部人类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治水的历史。从李冰算起，中国人对水的深层次认识，比欧洲整整早了1000年。

岷江源头雪山之巅竞流下来的清澈的雪水，径直流到了成都人的茶碗。阳光哺育万物，水滋生万物。有都江堰这碗水垫底，其滋养在水中的独特的成都文化还浅薄吗？

“自古诗人例到蜀”。成都自古是诗人的坛场。成都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排定。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才子佳人”成都，到盛唐李杜的诗酒成都，从杜甫草堂到陆游祠、到望江楼、到罨画池、到升庵祠……在这块久远而丰盈的诗歌后花园里，诗歌以其繁盛的生命力顽强地生长着。

成都是本博大精深的书，我们试图努力读懂她，站在如此厚重的历史面前，往往只能浮光掠影地翻到她的册页。

一年前，我们形成了万余字的论文《成都市文博事业“两中心，六体系”战略构架文化内涵阐释》，文中提出了“两中心，六体系”的历史文化体系构架，对成都厚重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番梳理。

抚摸这些沉甸甸的文化遗产，我们心里会不时涌起阵阵感动与激动。我们只能变成一纸书签，嵌入其风骨深处，吮吸其精神乳汁。

呈现在您面前的读物，就是这样的书签。我们还会精心制作类似的书签，因为这样的书签越多，就越能帮助我们解读这座古老而厚重如山的城市。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那只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从古老成都飞出的“太阳神鸟”，激情澎湃，轻盈飞扬。当她飞越三千年时空隧道，再次惊现于世之时，便给了这座城市一个高远的志向。

成都一旦插上翅膀，就没有理由不选择飞翔。

乙酉年金秋于古蓉城

（注：“两中心，六体系”即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文化中心，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中心；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金沙遗址、望丛祠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体系；以鹤鸣山、青城山和青羊宫等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体系，以杜甫草堂、陆游祠、望江楼等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文化体系，以前蜀永陵、后蜀和陵、明蜀王陵群等为代表的帝王陵寝文化体系，以刘氏庄园、陈家桅杆、洛带会馆建筑群等为代表的川西民俗与建筑文化体系，以邛崃苏维埃政府旧址、十二桥烈士墓及纪念碑等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体系。）

代序

斜阳晚照中的成都碎影

卢泽明

成都是一座气定神闲的城市，今天如此，昨天亦如此。与“少不入川”的俗语相对应，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来成都，留下“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诗句。闲适，是人生难得的境界，然而，成都却是最能让人体会到个中滋味的一座城市。成都多美食，也多美女，养胃的同时还能养眼。与李商隐同时代的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明侃：锦里多佳人。成都美女如云的时代实在不是从今天才开始。

文化具有绵延后世的力量。一个豪情满怀，而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开拓者，在一座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只能扮演一个破坏者的角色。文化并不只是可见的白纸黑字，它有如空气一般充盈着城市的各个角落。成都的传统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仍然鲜活地存在着。我们纵然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成都的编年史，了解成都变迁、发展的脉络，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成都，一个细节的成都仍然要在教科书之外寻找。

成都晚报副刊一直致力于从时间的纵轴和空间的横轴中展现成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风貌，使读者感受到一个全面的、立体的、鲜活的、流动着的成都。两汉时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的“五大都会”之一，其专门为织锦而设的锦官城堪称最早的工业园区；隋唐时代，成都更为繁盛，“扬一益二”是不争的事实；南宋末期宋蒙战争期间，成都被多次洗劫，明末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张献忠“屠蜀”事件，但随着清政府“湖广填四川”政策的实施，到乾隆年间，很快就“商贾辐辏，阊閬喧闹，称极盛焉”。抗战时期，成都是“战略大后方”的核心之地。从这一系列的线索中，不难理解成都何以充满自信，气质雍容沉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曾与成都关系密切，他们留下了吟咏成

都的千古佳句。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成都，杜甫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也是最温暖的几年。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成都都是一个诗的国度，一个文化的城市。成都还是一个花的都会，唐代，锦江岸边开满了海棠花，诗人贾岛在诗中写道：“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姿。”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在城墙上遍植芙蓉，使成都“四十里如锦绣”，到清乾隆时期，四川总督李世杰又仿孟昶，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如今，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有花店，冬季，卖梅花的人更是满街皆是，这中间不能说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成都从清代开始，成为一座移民城市，她的包容精神在那一时期形成，而且延续至今。著名的川剧就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实例：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它先后吸收了昆曲、秦腔和徽腔的一些元素。

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曾是著名印象派画家高更表达的主题，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有高更那样的疑问。历史对一般人而言可满足“溯源”的本能欲望，同时也是“付笑谈”的精神佳肴。而对于城市的设计者、建设者甚至是主宰者来说，了解该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细节，是“出手”前必须的功课。不继往，何以开未来？成都多次浴火重生，体现出极强的文化复生能力。她的精神以顽强的姿态一直延续着，不曾被断绝。传统文化的力量可以大到死灰复燃，而且常常复燃。既然如此，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又何必去做把传统变为灰烬的事呢？一个不知历史、不了解传统的人是可悲的。同样，一个轻易抛弃自己传统的城市也是可悲的、俗不可耐的。在一切向“钱”看的滚滚尘嚣中，成都晚报副刊以平静心、平常心努力做着成都历史文化的拾遗补缺，打捞着成都陈年旧月里斑驳的碎影，现积四年之功，荟萃其中反映民间生活、习俗、风物和闻人逸事的部分而成一册，意义非凡。

2005年9月26日 于成都

目 录 CONTENT

总 序 代 序

郝康理

卢泽明

第一辑 浮世绘

1. 湖广填四川 / 2

肖 平 / 文

在清朝初年广阔的南方，一股移民的浪潮在暗暗兴起。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回首300年前的华夏大地，我似乎听到了移民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既匆忙又坚定。我似乎看见路旁的树木和船上的凉篷为他们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和突如其来的风雨。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风餐露宿而心怀壮志，扶老携幼而团结一心。

2. 成都会馆 / 10

蒋维明 / 文

离乡日久，乡情日浓。移民们生活安定之后，便集资募捐修建各自的会馆。各省间又相互竞比。于是，一座座檐牙翘角、金碧辉煌的会馆，便耸立在了成都的大街小巷。

3. 成都庙会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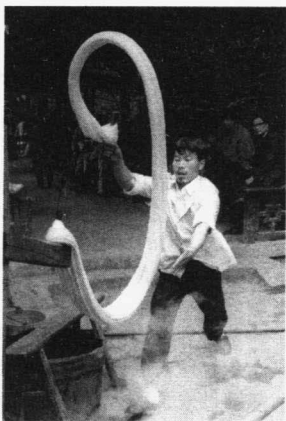
郑光路 / 文

庙会从数天到数十天不等，远近善男信女纷纷前来，烧香、敬神、诵经、戏班锣鼓昼夜不绝。大批商贩、江湖跑滩匠前来此扯圈叫卖，摊棚相连不断……赶庙会，成为成都老百姓最快乐的盛事！

4. 成都的早期电影 / 24

铁波乐 / 文

电影创始于1895年法国巴黎，发明人是卢米埃尔兄弟，1904年传入中国，传入四川是1911年。在此之前，成都有种灯影戏，被称为“土电影”；还有种西洋镜，叫做“小电影”。在清末民初成都人的文娱生活中是相当活跃的。



5. 清末成都外国领事馆 / 30

郑光路 / 文

据四川洋务总局统计，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至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一年中，来往成都的法、美、德、日、俄、葡等洋人就有212人。清朝末年，在古老封闭的成都，头剃“猪尾巴”长辫子的男人和“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眼前，出现了一道新的风景线：洋腔洋调的外国人、万国旗、气势恢弘的西洋建筑……这着实让迂腐的老朽们哀叹不已！

6. 民国初年的大慈寺 / 37

舒桂荣 / 文

2003秋天，由于旧城改造，我从居住了八十余年的大慈寺旁老屋迁走了。我出生在大慈寺旁，成长在大慈寺旁，这里留下了我漫长的足迹，及至老年，我又成了这儿免购门票的老茶客。现虽已不在大慈寺区居住，但那寺前土地庙点起的“天灯”，那过年节时办庙会的热闹场景，那巍峨的殿宇亭阁、金碧辉煌的佛像、虔诚诵经的和尚、茂密的大树、精美的壁画，那远来朝圣的三步一跪五步一拜的小脚老太婆，那诵经声和钟声、磬声、木鱼声的交响，乃至传说中藏经楼上护经的狐仙、在寺院上空与菩萨争宝的妖怪、佛爷座下“海眼”的潮声……都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7. 成都梨园记闻 / 44

肖平 / 文

民国时期，成都文坛怪杰刘师亮写过一首竹枝词，说的是：“钟晓帆书入世评，刘安全相使人惊，青衣花旦黄金凤，三绝而今尚有名。”词中描写了清代末期平民社会有口皆碑的“成都三绝”，即钟晓帆的说书艺术，刘安全的相术以及黄金凤的川剧旦角表演，都是成都当年的绝活儿。

8. 沙河旧事 / 52

刘西源 / 文

无鱼不成席，是人们对筵宴的简明概括。旧时，沙河鱼菜闻名遐迩。以往的沙河，绕成都城北、城东而行，沿岸农户常驾舟放鱼鹰、水獭（俗称鱼猫子），溯流而上到洞子口，下入沙河搬罾、撒网、垂钓，抓捕鱼鳖蟹龟。食用之余，晒干备迎春盛宴，有时将捕捞的鲤、鳅等肥硕鲜鱼，卖给酒楼餐馆。

9. 成都“土广东” / 59

肖平 / 文

清代以来，川西平原生活着许多被称作“土广东”的特殊人群。历史的迷雾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弥漫与扩散，我们的目光似乎已变得混沌不清，对于那些古风犹存的村落和被称作“土广东话”的奇特语言，我们缺乏亲密的了解和细致的观察，以至于把他们当作了一个“蛮夷”的民系。其实，这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优秀人物和世界影响的汉族分支，在数十种精美的大百科全书中，他们的名字被郑重地称做——客家人。

10. 成都井 / 66

赖武 / 文

随着时代和生活的急剧变迁，曾经“水盛井多”的成都人已适应了没有水井的日子，2002年夏天，我去了几次向明巷（内有3口井）6号杨家院子。那里最让我留连的是院中有口仍在出水的老井，井台周围是土地，有树、有草、有青苔。后来这口井也消失了。念着它的消失，跟想起已然没了踪影的情人一样，令我懊丧。在人们都使用井水的时代，谁会料到与浮世人生那么亲密的井，会落到如此地步，而今天又有多少人挂念着它的存亡？

第二辑 肖像馆

1. 成都历代开国君王 / 72

郑光路 / 文

从史料来看，开明九世是第一个在成都（不含郊县）定都的君王。此后成都先后出现公孙述、刘备、李雄、李寿、范贲、谯纵、肖纪、王建、孟知祥、李顺、张献忠共 11 个开国君王，这些人大都有过自创年号、自铸货币等“开国”之举。但无一例，他们外都只是偏安一隅、割据西南的土皇帝。

2. 大诗僧丈雪 / 79

岱峻 / 文

丈雪是清代昭觉寺中兴后的第一代祖师，是四川文化史上一个不应该绕开的名字，其法系传承广及川、陕、黔、滇各地，绵延至今。丈雪性情潇洒，遍历山水，目之所寓，吟哦成诗，明心见性，意境空灵，他以诗释禅理，堪称一代诗僧。

3. 四川总督丁宝桢 / 88

郑光路 / 文

清末“洋务派”重要人物丁宝桢，对四川近代产生的深远影响，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本文以翔实史料和生动的民间传闻，叙述了这位四川总督的方方面面。

4. 顾复初的成都 / 95

蒋维明 / 文

顾复初珍惜拥有的一切，深深恋上他的作为第二故乡的成都，高吟“斋中四面列黄花，铛里初煎阳羡茶，雨过月明秋满地，卧听中妇读《南华》”。平时里，他多与僧道隐士交往，与新繁县（今为新都县新繁镇）龙藏寺住持雪堂结下深厚的情谊。

5. 民国成都四大洋博士 / 102

雷文景 / 文

1910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学的华西协合大学是民国时期成都最具现代气息的地方之一，它被成都人称作“华西坝”。这里中西合璧的洋楼林立，更有许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洋教师长期执教于此，其中有不少人是学有所成、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林则、启尔德、启真道、苏道璞四位洋博士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第三辑 老街景

1. 春熙路旧事 / 110

郑光路 / 文

作为20世纪成都最负盛名的商业大街，全面改造后春熙路向人们展示了它那富丽时尚的崭新面容。在新的荣光里，在新的黄金岁月里，春熙路的另一种真实，却混杂着遥远的喧嚣声和一枚银元击中一个富人头顶时的响声，紧紧抓住了我们记忆的绳索。

2. 玉泉街旧事 / 115

李临雅 / 文

渐渐地，我们才知道，这条街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院落是蔡司令（此人是何方人士不得而知）的公馆，而我们这个院子只是蔡公馆的一个偏院，隔壁的一个大院才是公馆的正院，那里有更多的房子、更大的花园、更多的树。

3. 旧时交通巷 / 117

苏铁雁 / 文

交通巷在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中只是一条花边，因了画家和音乐的原故，便注入了艺术和文化的内涵。在平凡或轰轰烈烈的年代里，这两种因素，着实让大多数普通的交通巷人自豪或深刻了一番。旧时交通巷，是一幅静物画中的歌，它因此而活着。

4. 宽巷子的似水年华 / 120

焦虎三 / 文

这条窄窄的小巷，不知陪伴多少人走过了自己的童年，在它每一块普普通通的砖石瓦块上，都刻印着我儿时对于成都的点滴记忆。在我的记忆中，这条小巷沉淀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浮现着它所有平静的时光与平缓跳动的心律。

5. 旧成都的旗人街 / 122

李英 / 文

辛亥革命后，金河街结束了长期以来满汉隔离的历史。青羊宫一年一度的花会越办越热闹。城里人到青羊宫去赶花会，金河街便成了必经之路。每逢农历二月间赶花会的时节，金河街人流如潮，车水马龙。街边边上卖风车车、卖甘蔗、卖打药、打花鼓金钱板的一个接着一个。

6. 旧成都的安乐寺 / 128

李英 / 文

当你漫步在成都繁华的蜀都大道上，恐怕不会想到，在西南影都和红旗商场附近的西顺城街，50年前还有一座乌烟瘴气的安乐寺。这座安乐寺为明代初叶蜀王朱椿所建，前临西顺城街，后临今青年路，占地20亩。民国年间，这里曾是四川最大的交易市场。由于受军阀、官僚、特务、恶霸的操纵，这一带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旧成都的黑洞。



第 ④ 辑 风俗画

1. 成都剃头逸史 / 134

魏道尊 / 文

旧时，成都人称理发为“剃头”，称理发师为“待诏”，称理发店为“待诏厂子”。在许多街道上，除了固定的“待诏厂子”外，还有可流动的剃头担子。民国初年，剃头担子最集中的地方在东西南北四城门侧边及东较场、城隍庙内，还有一些剃头担子不时流动在偏街僻巷。

2. “吞口”小记 / 140

李 双 / 文

成都的“吞口”果真灭绝了吗？没有。今年春节，我在二仙庵文物商店，一次性见到数十个新制金属小“吞口”。因为嘴脸奇丑，所以不像“吞口”；因为口含宝剑，所以就是“吞口”。不久，又发现送仙桥有许多人在出售小型旧“吞口”。看来，老百姓还喜欢这个东西。

3. 说说补锅匠 / 142

李 双 / 文

成都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游荡着补锅匠（若开着铺子，则补锅、修锁、钉鞋等全方位开花），在这条街上失了踪影，必然在那条巷中现出真身。当“补炒菜锅”的喊声从天而降之时，顾客会把“补锅”的回应高高地丢上天去。补锅匠以喊声引出喊声，会立刻循声而至。

4. 票证黑市记 / 144

李 双 / 文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成都的最后一种配给制票证——粮票——失效了，票证黑市才随之消亡。不过，票贩子们并没有“下岗”，而是转业去搞邮票、车票、发票、股票了。当然，市场已经拓展得更加广阔。

5. 茶铺 / 146

李劫人 / 文

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具有三种作用：一种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另一种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总而言之，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天
下
成
都

锦官城遗事

第一辑 浮世绘

DIYIJI FUSHIHUI



1 | 湖广填四川

作为一个300年前移民的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十一二个省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于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300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

悲惨世界

龙泉驿著名的大瓦房里，钟氏族人正在举行祭祖大典

余茂智 / 摄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作为清军在四川的头号劲敌，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那

支擅长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进行围剿。顷刻间，四川的城市乡村开始遭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摧残。

当时领军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名叫李国英，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



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连续不断的战争像天空的云飘走以后，整个四川盆地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战火中偷得残生的人会变得脆弱和失去理智。本来残存的百姓就寥寥无几，这自然给里巷豪强提供了发泄兽性的机会，他们啸叫一声，像绿林响马般聚集起来，然而面临的现实却是十室九空，没有金银也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腊肉似的肉干充饥。残垣断壁间的腐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发出阵阵恶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瘟疫的流行。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吊睛白额”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片残破的土地引颈长啸。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还不及现在一个大乡镇的人口数。

成都平原残留的极少量人口，大多藏匿在交通不便、战火不易滋扰的荒山野谷中。简阳人傅迪吉曾经写过一本《五马先生纪年》，

龙泉客家公馆的龙首飞檐

余茂智 / 摄



这是一本既令人伤痛又令人欣喜的见闻录，文字异常朴素温馨，详尽记载了作者避难时的所见所闻。傅迪吉的家乡在简阳五马桥，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未躲过战火的侵袭。“房屋尽烧……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一家子无存身之地，都跑到深山野岭的寺庙中结庐共居。不久，简阳开始闹饥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贺家场甚至有杀人吃、卖人肉之事。”傅迪吉因为故乡生活十分困难，便带领全家向蒲江和邛崃方向迁徙。当时战乱已经平息，但局势仍很混乱，因此傅迪吉一家采取昼伏夜行（“潜行”）的方式进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顿开。”如此寻常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饱受战争惊吓的人来说是那样亲切。

移民狂飙

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腴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

四川客家人的火龙节
余茂智 / 摄



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当然，类似这样的诏书或行政指令在清初还有不少。清廷的意图已然明确，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地方官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清廷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人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切中了重振四川经济的要害。

政府的号令抵达民间以后，我能想象我的十二世先祖在位于广东梅县的老屋内是怎样的夜不能寐。他望着天幕和闪亮的星星，默默地思索着家族、人生、创业等大问题。当时，有的人主张勇敢地响应政府号令，迁徙到四川，因为故乡广东许多地方人多地瘠，生存景况不是十分良好。有的人反对移往四川，原因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地可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辛，故土虽然贫瘠，但喝一口自家庭院中的井水也能甜到心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然而我的十二世先祖还是打起了背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起程了。

在清朝初年广阔的南方，一股移民的浪潮在暗暗兴起。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回首300年前的华夏大地，我似乎听到了移民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既匆忙又坚定。我似乎看见路旁的树木和船上的凉篷为他们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和突如其来的风雨。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风餐露宿而心怀壮志，扶老携幼而团结一心。

随着外省移民陆续入川“插占”落业，一些好的信息被反馈回故乡了。前人的经验和见闻证实了四川确实是一块肥美之地。于是，亲朋邻里间、家族间悄悄酝酿着更大的移民浪潮。但是，此时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

雍正年间，广东省龙川县的通衢大道上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告帖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南方的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天府之国的目的。张贴告示的人中，有的是已经在四川安居乐业的人，这次回到广东是为了迎接故乡的父母亲人来川，或是移祖先的骨骸。

一户龙泉驿客家人的
碓窝 余茂智/摄

